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处境的和全球的环境伦理：宗教中的观点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chapter
Authors	Stückelberger, Christoph
Publisher	Globethics.net
Rights	Creative Commons Copyright (CC 2.5)
Download date	2026-07-11 17:47:4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223542

处境的和全球的环境伦理：宗教中的观点

2.1 宗教中关于看守地球的观点

看守自己、看守其他人类和看守非人类生命深深地植根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之中。尽管神学框架可能差异很大，但是，伦理结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

基督教-犹太教关于作为地球上的客人的观点并非是唯一呼吁关怀和审慎的。对立确实存在。大多数宗教和哲学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包含着关怀的观念，但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阐述它，在实际结果上也存在着引人注目的不同。

在**印度教**中，认为“存在着一种宇宙和谐的精神意识，在印度人的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对所有存在者福祉的责任感。因此，环境保护成为一种伦理命令。”¹《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呼唤人类的一种“带来所有存在者福祉的激情关切”（12：4；3：9—13）。作为“达摩（Dharma）之杰作”的 ahimsa 是非暴力的和关怀的，对任何活着的实体不做任何伤害，这就是对婆罗门（Brahman）的那种方式。但是，如同在所有宗教中那样，这种方式是难以实施的，

¹ Nalkara, “保罗宇宙基督论和印度生态精神”（“Pauline Cosmic Christology and Indian Eco-Spirituality”），第 266 页。

22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客人

很多印度教徒侵犯“神的地球身体”²，就像许多基督徒不尊重宇宙基督且侵犯他的身体那样。“为善之难”是明显的。³

如同在印度教中那样，关于 ahimsa（关怀、正念、非暴力）的奇妙观念是佛教环境伦理的核心价值和态度。对所有生物的 *Karuna*（同情，神入）是佛教中最重要的美德，因为它是佛陀的美德。在看守造物上，佛教徒总是强有力的。⁴但是，他们常常以一种个体的方式去做，并不考虑环境破坏的结构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

在儒家——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中，**尊重、仁和互惠互利**（平等互利？）深深地植根于且影响着中国社会。与作为互惠的公平，与共存和尊崇和谐的中庸之道一起，它们为人与人之间和在家庭、商业及国家中的和谐关系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这种奇妙的教导仅仅必须从人类关系扩大到与整个造物的关系。如果公平、尊重及和谐成为与土地、自然资源、空气、森林和水的关系的基本价值观，那么，环境伦理就成为一副儒家面孔。

如同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那样，在伊斯兰教信仰中也有类人作为地球上的客人的观念。安拉作为地球的主人和人作为管家，对贪婪的批判以及谦卑的美德，在所有三个一神论宗教中都是共同的。⁵

² Lance E. Nelson, 《净化神的地球身体：印度的印度教中的宗教与生态》（Purifying the Earthly Body of God: Religion and Ecology in Hindu India），纽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³ 印度宝洁前首席执行官和哲学家 Gurcharan Das 在他的畅销书中分析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以便为现代商业伦理实践找出定位。Gurcharan Das, 《为善之难：论达摩的奥义》（The Difficulty of Being Good: On the Subtle Art of Dharma），新德里：Penguin Books, 2009。参见第 249-255 页关于 Ahimsa 的讨论。

⁴ Otto Bischofberger, “Mensch und Nature: Die Sicht der Religionen des Ostens”, in Otto Bischofberger, Christoph Stückelberger, et al, Umweltverantwortung aus religiöser Sicht, 33-62, Freiburg/Zürich: Paulusverlag/Theologischer Verlag, 1988.

⁵ Ibrahim Özdeir, “一种关于环境伦理的伊斯兰教观点”（“An Islamic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Ethics”），2007，[网址]：www.nur.org/en/nurcenter/nurlibrary/An_Islamic_Perspective_of_Environmental_Ethics_469.

在所有的宗教中，生态女性主义都是一种正在形成着的视角。女性主义者介入关怀和家庭经济乃是女性主义强调关怀身体的一个部分。⁶

世界上所有宗教和哲学的问题是，他们常常否认和忽略环境关怀，而被 19 和 20 世纪的工业和技术进步所蒙蔽。他们都不必否认其核心信息和价值——尊重、非暴力、公义或者关怀；然而，他们都必须把这些价值观从人类圈子扩展进整个造物界。

作为一个希望的象征，它们全部——决不是以相同的速度、清晰度和确定性！——已被重新发现，而且仍然必须重新发现造物的更宽泛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只是包括人类，而是整个造物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耆那教和儒家的环境伦理都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发展。它们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它们必须携手共进，以便战胜巨大的环境挑战，例如威胁着人类和作为我们共同居所的地球的气候变化。

2.2 全球的和处境的视域

今天全球化的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以便相互作用和联合行动。同时，这个世界需要对作为一件礼物的多样性的尊重，需要美，以及需要这个人类的丰富性。环境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和处境性的。因此，处境环境伦理几乎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大陆。⁷

⁶ 例如，参见“神圣的内源性：印度密宗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反思”（“Sacred Immanence: Reflections of Ecofeminism in Hindu Tantra”），载于 Lance E. Nelson 编，《洁净神的地球身体：印度的印度教中的宗教和生态》（Purifying the Earthly Body of God: Religion and Ecology in Hindu India），第 89-132 页，纽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Ann Primavesi，《从启示[apocalypse]到创世记：生态学、女性主义和基督教》（From Apocalypse to Genesis: Ecology, Feminism and Christianity），Turnbridge Wells: Burns and Oates, 1991；Naval Ammar，“伊斯兰思考与生态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Are Islamic Thinking and Ecofeminism Possible?”），Ocak 3, 2010, {网址}：ecologyandislam.wordpress.com/2010/01/03/are-islamic-thinking-and-ecofeminism-possible-prof-nawal-ammam/

⁷ 除了所引用的著作外，关于非洲，参看，例如，Samson K. Gitau，《环

24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客人

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⁸“**全球伦理**是一种面向联结共有价值观、引导性原则、个人态度和共同行动的跨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方式。全球伦理的基础是对不可分割之人之尊严、自由、判决、个人与社会责任以及正义的伦理认可。全球伦理承认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存在者的相互依赖，把看守和同情的基本道德态度扩展到我们的世界。全球伦理辨认跨界问题，并有助于它们的解决。

全球伦理培育那些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公共意识。这些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是建立有关人权普遍共识的基础。人权是这种伦理愿景最实际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表达。全球伦理在人与人之间培育信任，强化全球环境保护的关怀和行动。

境危机：一个对非洲基督教的挑战》(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 Challenge for African Christianity)，内罗毕：Acton Publishers, 2000；J. N. K. Mugambi 和 Vähäkangas 编，《基督教神学和环境责任》(Christian Th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内罗毕：Acton Publishers, 2001；Joseph O. Y. Mante，《我们生态危机的神学与哲学根源》(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Accra 2004；Aidan G. Msafiri，《关于一种可靠的非洲环境伦理：一个坦桑尼亚视角》(Towards a Credible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Africa: A Tanzanian Perspective,)，内罗毕, 2007。关于拉丁美洲：Ivone Gebara，《渴望奔流的水：生态女性主义和解放》(Longing for Running Water: Ecofeminism and Liberation)，Minneapolis, 1999；René Krüger, et al, Vida plena para toda la creación: Iglesia, globalización neoliberal y justicia, Buenos Aires, 2006；关于亚洲：Purna Chandra Jena，《主人还是管家：一种关于生态和环境的神学反思》(Master or Stewards: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Delhi/Nagpur, 2003；Karel Philemon Erari，《我的土地，我们的生命：生态学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作为一个神学问题的 Irian Jaya》(Our Land, Our Life: The Relation of People and Land in Ecology: Irian Jaya as a Theological Problem, 一种与马来西亚视角关联的生态神学研究)，印度尼西亚, 1997；David M. Kummer，《战后菲律宾的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 in the Postwar Philippines)，Manila, 1992；关于世界性选集：David Hallmann 编，《生态神学：来自南北的声音》(Ecotheology: Voices from South and North)，Geneva/New York, 1994；King-Tak Ip，《环境伦理：跨文化视域》(Environmental Ethics: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纽约：Rodopi, 2009。

⁸ 下面的论述（主要是由作者撰写的）引自 Globethics.net Principles on Sharing Values across Cultures and Religions，由 Geneva 的 Globethics.net 发布，2009，www.globethics.net

处境伦理认真看待个人和机构的地方、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处境中的特性。一方面，全球伦理需要是地方的和处境的，以便对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处境伦理如果停留在地方且不与全球伦理相联结，那么它就成为孤立主义者。

处境伦理欣赏和尊重多样性，即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和生物多样性的不同形式。在多样性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丰富性。它可以减少脆弱性，是可持续性的一个源泉。

处境伦理有助于全球伦理。它们一起可以导向在多样性中的联合。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有助于全球价值观。例如，非洲价值观对全球价值观的贡献包括，全部的现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精神的到人类的，到动物群，到植物群，以及到无生命的世界。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伤害自然是不道德的。这意味着对非人类有生命存在者和无生命宇宙的责任，以及对在已经逝去的和在我们之后将要来到的世代之间的连续体的责任。

全球伦理和处境伦理是两个支柱，它们相互挑战，又不可分割地相互隶属。全球伦理和处境伦理都必须考虑权力结构。如果全球伦理支配其它文化、宗教和价值观，那么它就可以被滥用。如果处境伦理为传统特权或权力辩护，那么它就可以被滥用。就全球和地方层次而言，‘他者之上的权力’倾向于压制，‘与他者共有和为了他者的权力’倾向于授权和培育。作为‘授予的权力’（例如，来自上帝的权力，通过选举来自民众的权力）的权力可以被滥用来使压制性结构与实践合法化。它也能够被负责任地用来作为一种授予权力的权力，服侍缺乏的，因而回应权力的授予者。”